

# 第三个 假面

呈墨 著

BEYOND THE  
MASK

行为语言学女天才

PK

老谋深算大BOSS

一场狩猎与被狩猎的

对撩大戏

两个祸水互相斗法的

精彩博弈

探险·情感·商战·逆转

倒数计时，一触即发  
假面游戏，真爱来鉴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# 第三个 假面

BEYOND THE  
MASK

呈墨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三个假面 / 呈墨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594-0462-6

I. ①第… II. ①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4077号

书 名 第三个假面  
作 者 呈 墨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 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特约策划 张才曰  
特约编辑 单诗杰 朱 雀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封面绘图 三 乖  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  
版式设计 段文婷  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 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 
字 数 250千字  
印 张 9.5  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,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462-6  
定 价 32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- 
- 001 · Chapter 01  
喜马拉雅之吻
- 019 · Chapter 02  
Special Cases Team
- 050 · Chapter 03  
美人迷色
- 071 · Chapter 04  
明明动了心
- 086 · Chapter 05  
你有没有爱上我
- 109 · Chapter 06  
愈轻愈珍重
- 129 · Chapter 07  
恋恋北海道
- 150 · Chapter 08  
为谁欢喜为谁忧
- 174 · Chapter 09  
上京苑夕照
- 224 · Chapter 10  
困兽之斗
- 255 · Chapter 11  
为你千千万万遍
- 292 · Chapter 12  
情归珠穆朗玛

## Chapter 01

### 喜马拉雅之吻

---

世界第三极，珠穆朗玛峰。

海拔六千五百米，珠峰东南山脊，二号前进营地。

帐篷外的世界寂静无声，二号营地在冰川的相对高处，没有烈风，夏尔巴人屯珠正在为整个登山队生火做最后一顿热食，那动静给“寂静之谷”带来了点生气。

从灵躺在睡袋里，摘下氧气面罩一段时间后的脑子逐渐开始迷糊、放空，连外头人声渐起她都没有发觉，直到有人站在帐篷外叫她吃饭，她才迟钝地回过神来，然后稀稀落落的人声入了她的耳。

“有新的登山队来扎营吗？”她从睡袋里钻出来穿羽绒衣，隔着帐篷问来喊她吃饭的屈曾。

“是有不速之客。新来的那个登山队在过昆布冰瀑时出了事，向导被冰柱砸伤，下去治伤了，所以他们来投靠我们潘总。你也知道潘

总一向慷慨善心，当下就答应了——”

他洋洋洒洒的马屁话还没说完，就见从灵猫着腰从帐篷里头出来，迎面第一句就是：“没人员伤亡吧？”

谈兴被她突兀地打断，屈曾有点不高兴，可瞅着从灵肃穆的神情，他又不好为这点小事发火，显得他多没同情心似的，只好忍下，不过语气生硬了许多：“我怎么知道？他们前脚到，我后脚就来叫你吃饭了，感兴趣的话到时候自己去问吧。”

从灵仿佛没注意到他的态度变化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走吧。”

这让屈曾很有种一拳头打到棉花上的无力感，可转而想起从灵的身份，他又歇了这份计较的劲儿了——不过是临时随队跟拍的摄影师罢了。

直到吃完饭，他们整队准备拔营前往三号营地时，从灵依旧没见到那几个“不速之客”，这事儿便在之后一步步麻木地前行中，淡却了。

他们沿着固定好的绳索、梯子，和尼泊尔的“冰川医生”提前在冰川间用梯子开好的线，格外迟钝地攀爬过峻峭晃眼的冰壁。

原本每个人的体能和攀爬技巧是不同的，然而在这样一个地方，所有人只能被迫和前面的人保持完全一致的移动速度。艰难跋涉使得每个人都没有了说话的欲望，徒留冰刀扎入冰块的声音，一下一下，阴凉得扎人，直往心底钻去。

从灵的氧气面罩已经全天候戴在脸上了，加上护目镜，整张脸被遮得严严实实，像是随时准备进入毒气室的人一样。

不止她一人如此全副武装，团队里所有的业余登山者都是一模一样的装束，毕竟谁都不想冒险，除了天意难违之外，总得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命。

也不知走了多久，一行人才千辛万苦地抵达了三号营地。然而向导们只让他们在地势陡险的三号营地略作休整，便随即出发前往四号营地。

从白天走到了黑夜。

三号营地至四号营地的这一段路格外难走，稍有闪失，就有可能丧命，再加上严重的体力透支和寒冷怖人的暗夜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摧残着他们所剩无几的意志力。

夜色里，耳边只有鞋钉和冰雪摩擦的声音，从灵完全是毫无知觉地、机械地顺着前面人的脚印攀爬，抬脚、落脚，亦步亦趋。

然而即便是亦步亦趋，也还是无法保证万无一失。

在一脚踏空的那个瞬间，从灵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完了。

早在来这里之前，她就被科普过，看起来严实的雪地底下未必就是真山石，很有可能厚厚的积雪下是一条冰裂缝。

走在她身后的夏尔巴向导多杰，就在刚才被调到前面去了，现在没有人能够保护她。在这遍布着冰裂的冰川上，她这一脚下去，或许直接坠入万丈深渊。等到百年以后，后人找到的就是她的一具冻尸，是否完整还两说。

死亡从未离她那么近过。

就在从灵一条腿快陷下一半，几近绝望的那刻，她突然被身后的人拦腰拽住。透过两人厚厚的衣料，她能感受到那人手臂肌肉瞬间紧张而爆发的力量。也正是那力量，生生将她从死神手里拖了回来。

从灵瘫软在那人胸口，低头朝底下的黑洞看，头顶灯光顺着她的动作往下映射，却无声无息地被无尽黑暗吞没。她凝视着那裂缝底下的深渊，凝视久了，那深渊也仿佛回过头来凝视着她，旋涡似的，要将她吸进去。直到此刻，后怕的冷汗才从背上渗出来，贴身的速干衣瞬间全湿透了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身后的男人问。

他的手还没松开她的腰，他们得等向导过来，重新更仔细地确认安全路线，才能移动步子，现在最好一步都别动。

从灵听到耳后陌生男人的声音，低沉、稳重，让人心安。于是慢慢回魂，她吃力地回头，头灯照上后面的那张脸，她的目光一凝，看

到氧气面罩下的那双眼睛，漂亮极了，可惜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依然淡漠，和他的声音极其不符，像是随时要融入到这座雪峰里那样清冷。

“我没事。”从灵没失神多久就在他的搀扶下，拄着登山杖站了起来，“谢谢你。”

她拍了拍身上的雪，问他：“你们队里没人出事吧？”理智回笼，她很快反应过来这个陌生男人就是屈曾嘴里的“不速之客”之一。

男人大概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能如此平静地问起其他事情，愣了愣后才回道：“有人受伤，但是没出人命。”

从灵点了点头，自言自语般小声说：“那就好，被吓一吓，地狱走一遭，惜命了也就不敢再来这鬼地方了。”

鬼地方？

男人听清后心里好笑，想要征服珠峰的人大多是怀着一腔热血的，她倒像是被逼无奈上梁山。不过仔细一想，这里的确是个鬼地方，神秘冰冷的厚雪下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亡魂。

“你是潘总的员工吗？”男人问她。

“不是，我是随队摄影师。”

“随登山队的女摄影师？”他难掩惊讶，“那倒是少见。”说着伸出手，自我介绍道，“我叫王朝。”

从灵伸手搭上他的手：“沈昔。”

王朝闻言顽笑：“一朝一夕，咱们倒是有缘。”

不料从灵很不给面子地纠正：“不，我的是今非昔比的昔。”

王朝依旧笑咪咪的：“是嘛。”

从灵不再出声。

言谈间，夏尔巴向导们也闻风小心翼翼地围到了他们前后。

领队班滇观察了下从灵刚才差点陷下去的冰裂缝，抬头佩服地看了眼王朝，竖起大拇指：“厉害！”

然后向导们迅速重新将路线确认过，又安装了绳索增强安全性。



在午夜来临前，他们一行人排成一列，踏着星辰与冰雪，再次上路。

直到后来从珠峰下来，来到底下夏尔巴人的村落，听到别的山友们聊起时，从灵才真正明白班滇那句简简单单的“厉害”，分量有多重。

王朝捞起她的那个举动，在平地上看起来并不困难，但在超高海拔、超低氧气的情况下却十分不易。

绝大部分人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早已丧失敏捷的行动力，能够保持住自己不停往前走的状态已经是很不错的了，根本没有余力去救别人，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死。

这无关乎是否凉薄，因为一着不慎，救人，很可能意味着大家一起去死，更别提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救人的能力。

而王朝做到了。

他救了她的命。

到达海拔将近八千米的四号营地时，已经凌晨。

南坡的四号营地，他们要在这儿待两到三天，休整以储备体能，等待最合适的登顶时机。

登山队在营地扎好帐篷，安顿下来后，从灵的帐篷人来人往，她方才的意外让大家的心都跟着紧了一紧，潘总自然也要亲自过来慰问一番。送走他后，从灵一度觉得无所事事，队里其他人都去打电话向家里人报平安了，而她呢？她转着手机，目光盯着颠来倒去的屏幕。

她只需要等待指示。

这一晚并不像在二号营地时那么安静，整夜整夜，帐篷外狂风大作，地底下又时不时传来冰裂的低沉声响，这样的环境，加上超高海拔带来的身体上的极度不适，从灵根本无法入睡。翻来覆去一夜，她不间断地吸着氧，直到天光微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眯了一会儿。

早上起来时，大家都不怎么精神，显然也都不大适应，向导倒是

不以为意，只道让他们回帐篷好吃好睡，尽量储备体能。

四号营地，别称为“死亡区”，顾名思义不是什么观光的地点，基本来说，人到了这里，身体就处在濒临死亡的状态，因此一般不建议在四号营地停留超过三天。

在此之前，从灵没能那么强烈地感受到死亡区的恐怖，直到下午，她在四号营地向下十几分钟后的路途上，遇到了第一具尸体。

远远走过去的时候，从灵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具尸体，因为他还是完整的、新鲜的，穿着一件宝蓝色的登山鹅绒衣，他就平躺在那儿，好像只是累极了，在雪地里稍微休息一下。可当她走到离他五米左右的距离时，从灵突然顿住了脚步。

她看清了他的脸。

棕色的长发从帽檐里钻出来，被风吹得到处飞舞，和飞舞长发有着极鲜明对比的，是已经呈一片死灰色的脸。

那一瞬间，从灵呼吸都窒住了，鸡皮疙瘩直蹿到了头顶，整张头皮都跟着刺啦刺啦地发麻。

透过那具尸体，从灵仿佛看到了自己，差点她也变成了这样。

她盯着那具尸体，大脑里有个声音疯狂地在喊：快走！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快点离开这里！然而脚却像是被钉在了雪地里，寸步难移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像魔怔了一般，有一刻她甚至想是不是那个人的灵魂还没走，把她锁在了这里。

就在她心急如焚时，右肩被人拍了一下，那一下像解了她的穴道一样，骤然打散了她浑身的僵固。从灵扭头就跑，她以为跑得很快，实际上却只是蹒跚前行，没两步就被身后的人抓住了手臂。

为什么不让她跑？

她愤恨地想甩掉那人的手，扭头却撞进了一双熟悉的眼。

男人一身全黑的登山服，与这遍地是白的雪山，在视觉上有着太强烈的冲击，从灵一眼望过去甚至有种眩晕的感觉。

护目镜被他掰到了额头上，从灵从那镜面上看到了惊慌失措的自

己，目光下移，对上了他的眼。

“没事吧？”王朝问。

从灵松了口气，有个大活人和她在一起就要好许多，她点头，害怕，却又控制不住地往不远处的雪地上瞟。

王朝身子一侧，不着痕迹地挡住了她的视线：“其实昨晚我们一路走来时，路边就有几具了，你应该没注意到，不然黑灯瞎火的更吓人。”

从灵皱了皱眉，这世上她怕的东西没几样，死人是其中之一。

见她逐渐平静下来，王朝松开了手：“这里不能跑，慢慢走吧。”

他在解释他刚才为什么忽然拉住她。其实不用他特意解释，冷静下来的她都明白。而在说话的时候，王朝又把护目镜戴上了，他刚才应该是怕她认不出来才摘下的，从灵心里一暖。

两人顶着六七级的大风，缓慢地向营地走去。这回她先开口打破了沉默：“你们一共有几个人？”

“三个。”

从灵一愣，只有三个？

王朝扯了扯嘴角：“我，随队医生，还有一个挑夫。”

从灵了然，既能自己负重，又有医生，怪不得潘长云乐得做这个好人。

“我们要从北坡下的。”从灵提醒他。他们是从尼泊尔境内的珠峰南坡上来的，到时候再从西藏那面的北坡下去。不同路线到不同的国家，不知道他们是否提前有准备。

“没关系。”王朝不以为意。

没关系？那完全不一样啊。

如果他们没预计从北坡下的话，也就是说对路线完全没有规划和预判，等一下——

“你是第一次上珠峰吗？”从灵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

“不是。”

果然。

然而无论曾经登顶过珠峰几次，都不意味着这一次一定能够平安归去。

从灵拢了拢登山服的领子，模糊的字眼从衣领中泄出来：“你们要跟紧了。”

王朝闻言看了她一眼，她却在抬头看天，面色严肃，他顺着她的视线抬眼，也逐渐拧起了眉。

云层很厚，并且有迅速聚拢在他们头顶的趋势。

要下大雪了。

这对他们来说绝不是好事，两人默契地一言不发地加快了脚步。

十月的珠峰，天气变化莫测，有可能上一分钟还晴空万里，下一分钟暴风雪就席卷而来。

他们的担心并没有错，在距离营地直线距离五十米左右时，风妖异地一下大了起来，卷着冰雪粒子朝人迎面砸来。从灵一度要蹲下身才能稳住重心不往后倒，步子迈得愈发艰难，大口大口地呼吸，却依然喘不过气。

“没时间到你的帐篷了，就近吧！”王朝凑到她身旁冲她喊，尽管如此，声音还是被飓风冲撞得支离破碎。

从灵没劲儿出声，正想点头，手心的对讲机里，领队班滇也警告她立刻就近找一个帐篷避风。

她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王朝就已经二话不说地抓住她的胳膊往边上一个帐篷走去，从灵丝毫没停滞地跟上他的脚步，风雪越来越大，如果没有他拉着在厚厚的雪地里开拓路子，她可能寸步难行。

一刻钟后，两人弯腰钻进帐篷，齐齐松了一大口气。

从灵愣在那儿缓冲，大脑还处在停滞状态。今天原本只是计划出去随便散一散步，预期中并没有剧烈运动，所以她没有随身携带氧气装备，现在她的大脑已经有些缺氧了，思维也变得格外迟钝。

直到手套被人摘掉，无名指上夹上一只小小的黑色电子夹时，她才反应过来，低头看去。

“心肺监测。”王朝言简意赅地解释道。

从灵迟钝地抬眼观察了下这张帐篷里的摆设。

“这是你的帐篷？”扫了一圈后她问。

王朝目光不离监测显示仪：“嗯。百分之七十五，还好。在平地上是非常危险的，但在这里算正常。”

从灵抿了抿嘴：“我来之前有做过严格的准备训练，包括身体和心理。”

王朝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拔掉她手上的夹子，夹到自己手指上。

“你知道吗？曾经登顶珠峰的人当中，平均六个人里就有一人死亡。”王朝说，“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那时候的经验、技术都不成熟。”

“所以在有条件依赖科技和设备的时候，就尽情依赖。和保命比起来，面子根本不值一提。”

他并没有用很教条的语气说这些话，可听进从灵耳里却有点不大舒服。她不是爱面子，她只是不习惯生人这般“无微不至”的照顾。

不过她没有解释。

帐篷被风吹得摇摇欲坠，他们很快得到了一个更糟糕的消息——暴风雪在短时间内不会结束，登山队已经向大本营发出求助。

然而温度正在迅速降低，在救援来到之前，他们只能靠自己挺过这漫长的夜。

如果从灵是在自己帐篷里的话，那么她并不担心，潘长云几乎是砸钱来的，几十上百万元的资源，保证了团队里每个人的补给都十分充足，可王朝这儿呢？

从灵确定以自己的专业水准，脸上绝对没有泄露出一丝一毫的担心，而王朝不知是怎么猜出来的，他直接开诚布公地和她说道：“我这里只有一个睡袋，今晚你睡在睡袋里，我把火炉留到万不得已的时候

点，所以现在你先忍一忍。”

从灵在听到他说把唯一的睡袋让给她时，就嗖地抬起了头，听他说完，她几乎条件反射地回道：“不行！没有睡袋你会失温的，轻则冻伤，重则死！”

“这不是最严重的。”王朝苦笑了下。

从灵心里咯噔一声，立马反应过来：“氧气储备不够？”

“只有一个人的储备。”

那是真的会失去意识的……在这个地方失去意识的话，就等于死。

看她皱着眉苦大仇深的模样，王朝觉得有趣，浑身的紧张也散了不少，他凑到她跟前，刻意有所指地低声道：“我们可以交替吸。”

交替吸？共用氧气面罩，呼吸交融？从灵挑眉，朝他看去，也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这人眼里分明淡漠到清澈，嘴边调笑的意味却半分不浅。真是表里不一的男人。

可从灵却不觉得这有何不妥，活在这世上的人，谁没藏着几层画皮？

她不也是吗。

于是她目光直视着他，大大方方地点头应道：“好啊。”

王朝一愣，正常姑娘这会儿早面红耳赤了，他以为她多少会害羞窘迫，却不想是半点阵脚都没乱。

继而王朝第一次认认真真的打量她，昏暗的暖黄灯光下，从灵大半边的脸都陷在黑暗里，看不大清。

有人说，美人在骨不在皮，她那轮廓一眼望过去就知道漂亮，是真的漂亮。端正大气，美得没有一丝攻击性，所以应该很招人喜欢。

那么她到底是真的不解风情，还是太解风情呢？

从灵也无所谓他的打量，一副任他看个够的姿态。

一时间两人的目光在稀薄的空气中对峙，谁都没有针锋相对的意

思，可谁都不肯先移开眼。

后来是从灵手边突响的对讲机打断了帐篷中诡异的气氛，夏尔巴向导再次向她确认她的位置和安全，最后再三警告她，不准离开帐篷。

随着夏尔巴向导的警告，从灵再次变得紧张起来。

王朝却还有心情打趣：“这下我们要同生共死了。可惜不能喝酒，不然还能壮壮胆。”

从灵低着头不说话，她有点头痛，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得糟糕，高原反应强烈起来了。

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，阳光的退去更是为这死亡区增添了一层阴霾。

王朝摊开睡袋，在防潮垫上铺好后示意她钻进去，从灵很难受，整个后脑到脖颈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所以她没推辞，听话地躺了进去。

过了会儿王朝拎来了氧气瓶，接上氧气面罩后递给她：“你高反了吧。”

肯定语气。

从灵不客气地接过戴上，闭上眼点了点头。

“尽量保持清醒，不要睡。”王朝的声音在她耳边越来越模糊，到了末尾像是从云端飘来似的，轻柔到不行。

王朝：“……”

眼看着她睡着，他只好搬来心电监测，免得她睡着睡着就睡死了。

然后自己坐到一旁的折叠椅上，不能抽烟、不能喝酒，无事可干，视线转了一圈后，就自然而然地停在了帐篷里除了他以外唯一的活物上。

从灵缩在睡袋里，整个人只露出張脸，脸小小的，却不是近几年流行的蛇精般的瓜子脸，她的下颌轮廓分明，一看就是没整过的天然美人。

看着看着，王朝的思绪就飘远了。

一次次挑战生命的极限，很多曾经执着的东西，现在都变得不那么重要，而很多曾经面目模糊的东西，却是看得越来越清楚。这一路走下来，他想他还是有所收获的。

从灵一直处在浅眠中，没睡多久就醒了，她知道她不是缺眠，而是缺氧。清醒前她就感觉到了手指被夹着，睁开眼后看到王朝坐在一边，盯着心电监测仪一动不动，雕塑一样，而他的脸冻得发青，嘴唇苍白，看起来比她刚才的状况还要糟糕。

从灵心里顿时升起一股鸠占鹊巢的愧疚感，她从睡袋里坐起身，惊动了王朝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质问的口气带着威压，镇得从灵一下就停住了动作，张了张嘴，摘下氧气面罩：“换你吧。”

王朝看了她一会儿，接过面罩：“你好好躺着。”

语落，却见从灵还是竖着身子坐在那儿，拧眉纠结着什么，过了片刻，她哗地掀起睡袋的一侧，对他说：“你也躺进来吧。”

王朝惊诧地望着她。

“生死关头，这种小节就不必在意了。”从灵解释道，“而且万一你出事，我也实在救不了你。”她又补充了句。

这话倒是赤裸得实在，也让王朝彻底放弃了顾虑。

“行，不过如果你事后追究名节受损的话，我是不会负责的。”王朝冲她勾唇一笑。

从灵看得一呆，很少有男人的笑堪称绚烂，如果真有那样的男人的话，她相信那人一定是祸水。

想到这里她失笑，手拍了拍身侧的睡袋，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：“祸水，来吧。”

语落，世界静了。

王朝轻笑了下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从灵不答，他仿佛也就问过了便算。只深深看了她一眼，便利落



她脱下外衣躺下，从灵感觉身边仿佛突然置了个大暖炉，烘得整个睡袋都热热的，温暖又安心。

鼻尖后知后觉捕捉到男人清冽的气息，可没有氧气补充的她很快又昏昏欲睡起来。

这一次，是深眠。

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醒来的时候，帐篷外依然狂风大作，从灵盯着顶上摇摇晃晃的吊灯眯了眯眼，然后才侧头去看王朝。

他一手垫在脑后，闭着眼，睡得悄无声息。

一看之下，从灵的视线就没再挪开。

和他漂亮的眼睛不同，王朝脸部的轮廓很硬朗，特别是分明的眉骨和挺直的鼻梁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斑驳的光影将那张脸打照得更加立体，更深邃，也更有男人味。

不得不说，很迷人。

王朝其实在她醒来的那刻就醒了，只是没有睁眼，准备闭目养神，然后就感觉到了身侧那人将目光移到了自己脸上，徘徊不去。不热烈，但那存在感也足以让他无法忽视，盯得他难得有了一丝不自在。

他刚在犹豫要不要“醒来”，帐篷顶上突然冒出一声极小的“咯吱”，身侧的人就猛地起身，连带着睡袋都被撕开了一角，王朝诧异地睁眼。

“快起来！帐篷支架被雪压断了！”从灵冲王朝喊，还踢了他一脚。

王朝啞一声接着膝盖骨起身，跷着脚跳过来逼近她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还真下得了脚。”

从灵的臂力撑不了多久，说话的当口已经在一点点地往下蹲了，实在没空理他。

王朝只好接替她撑过帐篷，等她脱离出来后，指着帐篷口道：“先拉开内帐，把睡袋拖到口子上，然后用对讲机告知你们向导首领